

中国农民田间学校

ZHONGGUO NONGMIN TIANJIAN XUEXIAO



起源与发展

朱岩 吴建繁 王德海 •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民田间学校

起源与发展

主 编：朱 岩 吴建繁 王德海
副主编：纪绍勤 杨普云 陈 瑜
编 者：朱 岩 吴建繁 王德海 纪绍勤 张景林
杨普云 陈 瑜 魏荣贵 张丽红 潘卫凤
胡春蕾 赵 迪 范丽华 毛建梅 田 野
孙 伟 徐荣庭 姚淑珍 周晓兵 曾庆鸿
文承辉 童蒙蒙 靳 红 张秀梅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民田间学校：起源与发展 / 朱岩，吴建繁，
王德海主编.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109-19584-4

I. ①中… II. ①朱… ②吴… ③王… III. ①农业技
术—农民业余学校—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S-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1304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闫保荣 边 疆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9.75

字数：330 千字

定价：4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农民田间学校概述	13
第一节 什么是农民田间学校?	13
一、农民田间学校的界定	13
二、农民田间学校基本要素	22
三、农民田间学校的特点	25
第二节 农民田间学校起源	26
一、绿色革命后的化学农业问题	27
二、亚洲兴起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27
三、国际上第一所农民田间学校	28
第三节 农民田间学校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30
一、农民田间学校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概况	30
二、世界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模式	41
三、不同国家农民田间学校发展的经验体会	48
四、研究者对世界农民田间学校发展的评价	59
第二章 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模式	66
第一节 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概述	66
一、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的引进	66
二、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的实施	67
三、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基本原则和要素	69
第二节 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的基本模式与创新	72

一、中国/FAO IPM 项目的基本模式	72
二、中国/FAO IPM 项目的主要活动	73
三、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农民田间学校的创新	74
第三节 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影响力评估	81
一、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影响力评估框架	81
二、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直接影响	83
三、农民田间学校国际项目间接影响	85
第三章 中国农民田间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87
第一节 政府推动下的农民田间学校	87
一、农业技术转移的机制化改革探索	87
二、农民田间学校北京模式	114
第二节 全国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	126
一、师资培训概况	126
二、师资培训的组织管理	129
三、师资培训的培训方法	134
四、师资培训的学习效果	137
第三节 农民田间学校在全国的发展	138
一、积极推进农民田间学校发展	138
二、农民田间学校在全国发展的特点	145
三、农民田间学校在全国发展的效果和影响	153
附录 1 农业部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相关资料选编	159
农业部第一期农技推广方法师资培训班在京举办	159
农业部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日程表	160
农业部第二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在京开班	162
第二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学员座谈会议记录	164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局张秀梅书于全区农牧民田间 学校培训班	170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172
第三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176
农业部第四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在京开班	177

农业部第四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学员座谈会记录	179
农业部第五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在京开班	188
农业部第六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进修班在京开班	190
第七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总结	192
农业部举办的第八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结业	193
附录 2 中国农民田间学校相关报道	195
农民田间学校开创农技推广的新模式	195
打造新型农民 北京 3 年内将建 500 所农民田间学校	199
我国农技推广方式的创新——农民田间学校	200
“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新型农民优势明显	203
海口农民田间学校办得非常好	205
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创新农技推广模式	207
孟加拉“洋专家”大孙各庄农民田间学校取真经	209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农广校开办第一所“农民田间学校”	211
农民不再是被动的技术接受者	212
一种深受农民欢迎的全新的农民培训模式	214
农业部力推“农民田间学校”	216
黑龙江省成功举办首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班	218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第一个农民田间学校学年结业	220
云南宁洱在农民中专班开设农民田间学校	222
首家农民田间学校示范校开班	223
广西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农民田间学校师资班开班	224
农业部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创新试点启动	225
全力推进农民田间学校大发展 搭建村级农技推广新平台	226
附录 3 农民田间学校办学经验选编	228
创新模式, 提高农民田间学校办学效率	228
建设农民田间学校, 促进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	242
整合财政资源, 加强农民田间学校的规范	255
突出“五个三”, 促进农民田间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262
多种形式办学,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72

引入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方式 改变干部培训传统模式 279

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开办农民田间学校 284

学员的收获和农民的增收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289

与中职教育结合发展田间学校模式 291

农民田间学校使学员和辅导员都发生了变化 296

农民田间学校师资培训班结束时想说的话 300

关于参加农民田间学校师资班培训的心得体会 304

后记 307

■ 引 言

农民田间学校（英文是 Farmer Field School）的概念最初来自国外。在这里，学校的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是不同的，这里所指的“学校”没有“地域”“建筑”或“机构”概念，而是指一种“学习方式”。因此，农民田间学校可以理解为农民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题而进行的学习活动。由于这种学习活动一般是由农业推广人员作为辅导员来组织开展的，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推广方式和培训方法。

农民田间学校最早于 1989 年在印度尼西亚开办，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的以国际项目推动的一套以 IPM（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在田间培训农民的新方法。随着近年来国际农业的发展，农民田间学校已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推广和农民培训的主要手段。在中国，通过实施国际项目引入了国际上的农民田间学校模式。2005 年，北京市农业局结合京郊都市型现代农业生产实际，将农民田间学校在引进原有 IPM 模式的基础上，做了适应性改革和创新，形成农民田间学校北京模式，其基本内涵为：以农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实践为手段，政府推动下的多方合作、上下互动的参与式农技推广与农民培训，不但解决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最后一道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农民主体意识，激发了农民创新意识，增强了农民协作意识，农民的综合素质得以显著提高。为我国农业推广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为解决多年困扰农业科技服务与农民生产需求无缝对接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在总结北京农民田间学校经验的基础上，从 2009 年开始组织策划向全国推广农民田间学校，把举办农民田间学校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培训方法。在全国推广农民田间学校关键要培训好农民田间学校师资，为此，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从 2009 年开始连续

举办10期农民田间学校师资班，为在全国推广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师资力量。农民田间学校受到农业部领导高度重视和评价。2010年4月29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调研和观摩了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大谷店村蔬菜农民田间学校现场教学，高度评价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参与式、互动式培训效果好，要求尽快将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建设的经验向全国推广。2011年11月13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到万州考察调研，参观了长岭镇龙立村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现场，充分肯定万州农民田间学校建设与农民培训工作。2012年10月16日，农业部在重庆万州召开农民田间学校现场交流会，进一步把农民田间学校推向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骨干和新型农民，为解决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参与式培训：农技推广新方法

记者王晓晶《农民日报》2009年11月21日

“头脑风暴法、问题树、目标树、问题收集表、半结构访谈和主持技巧……”，在全国首届农技推广方法师资培训班上，来自河北、吉林、黑龙江等10个省20个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的50多名学员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如饥似渴地投入到一种新的农技推广方法的学习中去。来自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畜牧水产局的蒋守钊激动地说：“建立在农民需求调查基础上的参与式培训方法，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灌输式的农民培训方式。”转变传统的农技推广方法，对于培训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意义重大。农业部科教司推广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师资培训是在总结科技入户“三直接”（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位）和“手把手、面对面”等培育科技示范户经验基础上，借鉴农民田间学校参与式培训农民的方式，首次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的农技人员开展的师资培训，培训结束后学员将回本县开展这种农技培训新模式，组织培训科技示范户，并承担本省示范县技术指导员农技推广方法的培训任务。“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是今年9月由农业部、财政部在全国770个县启动实施的，该项目以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为出发点，以服务农民的成效为检验标准，通过建立健全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培养农业科技示范户、开展农技人员培训等措施，以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老农技推广方法让已经从事20多年推广工作的湖北省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的陈斌非常迷茫：“一直沿用上大课传统培训方式，声势很大、成效不大，费了挺大劲，农民也不感兴趣。”如何更好地开展农技推广和培训，他的疑问在第一天的课堂上获得了答案。“参与式培训，是建立在了解农民技术需求的基础上，以农民为中心，旨在启发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能力，并最终使农民具备科学决策能力的农技推广新模式。”中国农业大学王德海教授指出，现在大家开展的技术推广是从上而下的，培训什么由专家和技术员主观决定，但这究竟是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清楚，常常是钱花了、力气出了，却不见效；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应该主要“对人”，了解农民的技术需求，帮助农民去发现、分析、解决面临的问题，提高农民的素质，这才是真正的农技推广。来自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农技推广站的尹晓华说，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培训针对性不强，满堂灌、一言堂，农民不满意，自己也很困惑，现在知道了农技员不是为了“推我手中的技术”，而是要帮助农民决策，为他们解决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选择和途径。怎么发现农民的技术需求，如何开展参与式培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学员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考着：“头脑风暴法、目标树等工具在调查农民需求方面有什么作用”“开展参与式培训时，怎样进行三种角色的转化”，北京农民田间学校推广专家石尚柏老师娓娓道来，开始培训前，辅导员的角色是专家，让农民信任你；培训中，要忘记自己是专家，留给农民充分发言权，让其畅所欲言；点评时还是专家。他指出，很多时候农民在相互讨论中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解决不了的由辅导员解答，辅导员也不懂的，辅导员再咨询专家。

“参与式培训方法到底咋操作？”11月19日这天，学员们来到了北

京市大兴区榆垓镇郭家务村农民田间学校进行现场观摩。在该村的培训教室里，只见每个农民小组拿着刚刚从温室大棚里采摘来的番茄病叶、病果，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下有针对性的“问题”“产生原因”“对策”。“第一组，老杨，你上来代表你们组讲讲。”在辅导员的鼓励下，一位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笑呵呵地走上台。“我们组发现了黄化病毒病，原因和解决方法分别是……”接着，其他组也都上台讲解自己的发现，各组进行了讨论。辅导员最后进行了点评。农民学员老严告诉来观摩的学员们：“上了田间学校，学了好多知识，以前西红柿有了病，只能拿到卖农药的地方，他说咋治就咋治，被蒙了也不知道，现在治这些个病的办法差不多都学会了。”现场观摩后，学员们对参与式培训感受颇多。“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一切活动以农民为中心，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并充分挖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他们相互间的传播和拓展能力，尤其是能人的辐射带动作用。”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农技推广中心葛诗平这样理解这种农技推广方式。湖南省长沙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盛律勇说：“参与式培训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没想到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也能踊跃上台讲课。他还觉得参与式培训对农技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懂技术，还要有良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现场控制能力。”“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更新了知识、学会了技能”是学员们的普遍感受。“回去，咱也开展参与式培训。”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黑龙江省农委科教处的周晓兵打算回去后，先开个全省的农技推广方法师资培训班，并确定两个县作为试点，实际操作一下。盛律勇准备回去对全县100名农技员进行一次农技推广方法培训，并初步设想以产业为依托、以合作组织为基础，开办水稻、玉米、蔬菜等6所农民田间学校，摸索总结经验。“还会有进一步的参与式培训”是学员们都迫切希望知道的问题。对此，农业部科教司推广处处长朱岩的消息让大家吃了个“定心丸”：明年哪里的试点搞得好，将在哪里召开现场观摩会，把大家再聚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开展进一步培训。他还介绍说，明年农业部还将举办第二期农技推广方法师资培训班，为更多的示范县培养师资力量，推广参与式培训方式，提高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能力，真正破解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

世上有很多学校，但你听说过“农民田间学校”吗？记者魏玉栋发表在2011年第02期《农村工作通讯》上的一篇采访报道是这样描述农民田间学校的：

时下，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词在各地渐渐流行起来，这个词就是“农民田间学校”。不过，此“田间学校”非彼“田间学校”，并不是过去那种在地里简单地培训农民，而是一种全新的农民培训形式。只要是接触过的人，都为之折服；只要是参加培训的农民，都为之着迷。那么，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学校”，其魅力又在何处呢？



一种全新的农民培训形式*

——关于“农民田间学校”

记者 魏玉栋

在农口从事新闻工作10多年了，业内似乎没有什么事物能让记者“新奇”到一惊三叹的地步。就在一年之前，不经意间踏进农民田间学校课堂的那一刻，一种全新的氛围瞬间弥漫在了周围，并深深感染和感动着记者。从那之后，记者便开始关注这一新生事物，眼看着它在中国农村大地上靠自己独特的魅力延展开来，不断成长着。显然，这是一种颠覆式创新。

1. 到底啥样：没有校园、没有教师、也没有固定教材

不久前，在京郊山区的一个普通的温室大棚内，一个田间学校正在“上课”。没有老师，只有市植保站的一名技术员，他的角色叫辅导员。学员呢，则是来自周围两个村子里的二十几号种大棚西瓜的农民。尽管年关将近，但似乎没有动摇这些学员的热情。

* 原载于《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2期。

辅导员指着地里已经挂花的西瓜说，“这个时候的西瓜管理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产量和品质。我把大家最关心的 17 个问题整理了出来，每个问题的回答有三个选项，分别用红、黄、绿三种颜色表示，你认为哪种颜色代表的选项正确，就撕下相应颜色的纸片，写上自己的学号，投入到答题票箱，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回答下一个问题”。

这种类似于游戏的测试，叫票箱式测试，也称 BBT 测试，简单、直观，非常适合学员年龄不齐、文化程度不齐的状况，农民不但不会惧怕，反而非常感兴趣，觉着有意思。

其实，这只是入学后的第一次测试，辅导员通过这个测试，了解学员存在的问题，据此制定培训目标和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在培训班结业之前，还要进行一次测试，通过最后一次和第一次测试的对比，来评估培训效果。另外，通过最后一次测试，也能找出农民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制定后续计划提供依据。



图 1 农民学员正在将带有颜色的答案纸条投入用于试题测试的票箱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田间学校并没有固定的培训内容，更没有统一的教材，所有培训内容，完全来源于这群学员他们的生产实际，并与生产周期紧密相连。主题由学员来定，课堂就在大地上。农民田间学校专家石尚柏说，这种模式的精髓和最重要目标，就是怎么样与当地农民的需求结合。

据担任过辅导员的一个乡镇农技员说，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尽量学到更多东西的平台，辅导员需要学习、储备大量的专业知识，因为你不知道学员会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问什么问题。同时，也要有各种其他能力，例如组织能力、策划能力、亲和力等，要去设计各种各样的游戏，要会带领学员动手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这对辅导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技员过去那种抱着一本书吃百家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辅导员围着农民学员转，这就是农民田间学校。

2. 魅力所在：农民不再是被动接受者

“我是学农经的，一提到农技推广培训，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已经形成的多年的经验，就是找个房子当课堂，老师在讲台上讲，农民坐在底下听，就跟学生上课一样——满堂灌。群众来了就坐在那儿应付事儿，他们之所以来，就是为了领点免费的种子、化肥，因而并不感谢谁。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我们这些做推广的就很困惑，但并不明白问题的根儿在哪儿，”河北遵化市新店子镇农业站站长尹晓华参加了农业部组织的师资培训班后，非常感慨，她说，“农民田间学校这种形式，不只是对我，就是对我们单位做了一辈子农民培训的老同志，也是想都想不到的一种形式。”10天的培训让她如痴如醉，第一次来北京的她，宁可放弃去看天安门的机会，也不放弃一丁点儿的学习时间，跟其他学员一起，每天都是学到深夜。

农民田间学校是一种启发式培训，也就是说，所有教授的内容，并不是由辅导员直接灌输给大家，而是通过学员之间的互动、不断参与，自己最终把答案找出来，然后共享。

第一堂课其实就很有意思，也能看出与其他培训形式完全不同。这第一

农民田间学校的教学模式

三权：自主权、发言权、思维权

三式：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

三重：重需要、重实践、重技能

三动：动手、动脑、动口

三多：多途径、多手段、多方法

课一般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是订“班规”。学校没有任何规矩，每个培训班都是由学员一起互相讨论，大家一起决定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约束，然后写到一张大纸上贴到墙上。由于规矩是自己订的，也就不好意思去违反了。二是选班长。完全是公推公选，谁有能力谁干，谁有威信谁干。三是分小组。一个班二十几个人，一般会自愿分成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名字，例如“西蓝花”“地瓜蛋”“一定赢”等，总之，每个组的学员都尽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给自己的组起一个独特的名字。

课堂上你争我吵，谁都可以说话，而且辅导员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第一堂课下来，就能让学员上瘾了。尽管大部分学员都是村里

的老太太、老爷爷和小媳妇，他们当中有的一辈子也没进过几次课堂；有些是初中毕业的，这个课堂与他们印象中的课堂也完全不一回事。

培训期间，会安排多次田间日活动，大家到自己确定的试验田中进行观察、动手做试验，同时制作 AESA，也就是“农田生态系分析图”，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析、讨论。最后由辅导员进行总结和点评。这就培养了学员动手、动脑的能力。期间，辅导员并没有把问题和结果直接告诉学员，而是通过引导，让他们自己在观察中、在试验中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出现偏颇时，辅导员会及时矫正。

记者曾在参加培训的农民中做过调查，问大家田间学校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很多人都回答“玩着就学到东西了”。培训期间，辅导员会引导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而每个游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都有一定的目标设计。例如有个叫“悄悄话传递”游戏是这样的：每个组出来一个人站到辅导员的旁边，辅导员把一张纸条交给这几个人，他们看完这句话之后，就在耳朵旁边把这句话传给本组的下个人，这样一个一个往后传，最后一个人把这句话写出来，写出来和原来的对照。

辅导员给的纸条上写着同样一句话：“一个馒头二两肉，我能吃两个馒头一两肉，我们一起去卖菜，你家土豆七毛八，我家黄瓜九毛五。”

经过几个人的口耳传递后，一个组出来了“二两馒头一两肉”，另一组则变成了“我家黄瓜四十五”，笑得大家前俯后仰。这时辅导员开始引导了：大家觉着这个游戏有什么启发呢？一个学员马上就说：“要根据自己的苗情、病情进行管理，完全照搬照抄是错误的，要有自己的判断。你家施肥施了八十斤^①，我也来个八十斤，本来我这苗挺好的，这八十斤下去，苗很有可能会给烧坏了。”另一个学员也说了：“对，这个游戏还说明，做什么事情也不能盲从，这个道理对种地之外的事情也有启发。”

学员是“主角”，完全以人为本，学员自己学习，然后经验共享——这或许就是农民田间学校的魅力所在。

^① “斤”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斤=0.5千克。——编者注。



图2 农民田间学校学员在进行传话游戏

3. 扎根中国：好的东西仍需要一种推力

其实，细细追究起来，农民田间学校来到中国已经超过20个年头。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项目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以来，农民田间学校模式便陆续在水稻、棉花、蔬菜、茶叶、果树等农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中得到推广应用。但是这么多年来，这种模式大都局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或其他国外机构的一些在华项目中，在各地的农技推广中并没有大面积应用。

和以往的传统培训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农民田间学校采取和农民面对面，直接接触、把农民带到田间，跟踪作物的全生育期，让农民了解其生长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采取参与式、互动式、启发式的教学，培养农民在生产中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的能力。

据北京市农业局科教处处长吴建繁介绍，这样的办学思路在2005年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视，该市开始在全市推广农民田间学校的做法。2008年，北京市农业局、北京市农委、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京郊农民田间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这种做法从此不但有法可依，而且有了经费保障，走上了规范发展、快速发展的轨道。

北京市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模式，而是根据当地农村实际和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再创新。截至目前，北京市围绕蔬菜、食用菌、生猪等主导产业开办田间学校 627 所，培养农民技术能手、村里“土专家”17 117 人。通过培训，种植业平均产量提高 15%~25%，户增收 0.3 万~0.8 万元，养殖业户增收 1.5 万~2 万元。90% 的农民学员成为村里的土专家和技术明白人。

从这些数据能看得出，经过“改良”，农民田间学校已经非常适应中国的土壤，并茁壮成长起来。

经过努力与创新，农民田间学校模式已经成为农业推广体系中的一项重大创新，不但解决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最后一

道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农民主体意识，激发了农民创新意识，增强了农民协作意识，农民的综合素质得以显著提高。

北京市的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取得了举办农民田间学校的成功经验。它的经验说明，再好的东西要往前走，都需要一个推力。对农民田间学校而言，这个推力就是政府的组织和支持。

4. 政府给力：燎原态势必将产生深远意义

现在，农民田间学校终于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农业部实施了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经费是进行农民培训用的。农业部明确表示，这些培训最好是采用农民田间学校这一新的模式来开展。由此，困扰多年的基层农技推广难题有望解开。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技推广部门一直在探讨传授农业技术的模式和途径，但似乎总不得法。很多人对“上面大讲，下面大睡”的情形并不陌生。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内容不吸引人，台上讲的，不一定是农民需要的，或不是当时需要的；二是方式不吸引人，直接往农民

农民田间学校的目标

增强农民的自信心、生态意识、标准化生产意识和团队精神，提高农民自主生产、科学决策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农民素质。